



天鹅堡民宿的故事

张家国



天鹅堡民宿 (作者供图)

天鹅堡民宿是我在天柱山开的第二个民宿，紧挨天柱山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门口，是天柱山标志性的民宿。

那年九月的一个秋夜，小雨淅沥，夜读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一首歌《贝加尔湖畔》，我被深深吸引了。

几天后，我就从北京直接飞到了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——伊尔库茨克，抵达贝加尔湖中最大的岛屿——奥利洪岛。抵达奥利洪岛的时候，正是午后，太阳很好。预订的旅店位于山坡下的一片松树林中，紧邻湖边，能很清楚地看到湖对岸那高大的山脉、白色的云朵。旅店的名字是用俄文写的，我不大认识，但翻译过来意思就是青年客栈。这是一栋木制的小楼，条件比较简陋，当然价格也很便宜，约合人民币120元一晚。我倒是喜欢这样的地方，因为处处都有一种质朴的美。

小楼下面是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小院，虽是深秋，但还开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花，出了小院，穿过松林，就是贝加尔湖。

行走在贝加尔湖畔，我只是从这片林到那片水，从这朵花到那株小草，在山中低语，在船头歌唱。也许在这片山水里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，我在与自己内心对话。

漫步贝加尔湖畔，任风吹起衣衫，发丝零乱，鸥鹭仿佛近在眼前。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只是在千万年无涯的时间里恰好在此刻来到这里的旅人，一个无名的灵魂。我只是奔跑，只是跳跃，只是沉默，只是张开双臂挥动双手，却不知道是在跟谁打招呼，也许是这土地，也许是这河流，也许是这山风，也许是这浪花，也许一切都不是。

贝加尔湖的夜晚，冷寂在一片浓重的黑色里。我没有等到月亮挂在贝加尔湖的上空，它沉沉地睡去，在如水的夜里。贝加尔湖畔的夜晚，只有风迈着步子缓缓前行。静默的白桦林，像是在凝思着什么。偶尔几声狗叫，我知道那是来自码头边，那家面包店正在烘烤大列巴。奥利洪岛的大列巴和哈尔滨的不一样，这个地方面包又大又长，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游客来说，这样一个列巴要吃几天，不过胖老板人不错，每次我路过买伏特加的时候，总是很友好地和我打声招呼，还可以蹭几片面包。当然

了，我也不可能白吃，我回赠了他一瓶中国的辣椒酱。

在贝加尔湖旅居的日子里，我租了一辆老式的乡村汽车，还请了一个向导，她叫卡琳娜，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土姑娘，中文说的勉强能够沟通，解决了我很多不便。

一个傍晚，我们路过一个小镇，再往前走，看到了一片白桦林，白色的树干，灰绿的树冠，还未曾泛黄的稀疏的叶子在秋风里来回摆动。白桦林一边是几间橙白相间的木屋，每间屋子后面都有一个大大的院落，里面种植着土豆与瓜果。木屋的一角，一位穿着白裙的女子正在独舞一支芭蕾舞，反反复复，在院落里转着圈。可以看出来，那是俄罗斯最著名的芭蕾舞——《天鹅湖》。

卡琳娜说，每天黄昏，女子都在自己的后院里跳这支舞蹈，已经有很多年了。我好奇地举起相机，准备拍下这个镜头，突然又放下了。在镜头里，我清楚地看到女子屋子里竟然有一幅天柱山主峰景区的照片。

我情不自禁地靠近了院子。

女子并没有在意我的靠近，继续很认真地跳着，虽然没有音乐，但还是一口气做了32个被称作“挥鞭转”的单足立地旋转，细腻的感觉、轻盈的舞姿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女子是一个很专业的舞者。站在栅栏外的我，不禁为她鼓掌。

女子终于缓缓地停了下来，朝我微微一笑，之后又深深鞠了一躬就回到屋子里去了。旁边的卡琳娜惊愕的下巴几乎都没合起来，连说了几个“不可能”。

回去的路上，卡琳娜给我讲述了女子的故事。

女子的名字叫安娜，原来是一个很知名的芭蕾舞演员，很多年前去了一次中国，不知道为什

么，回来后就突然性格大变，把自己锁在屋子里，几乎和任何人都都不说话，像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，而且每天都在后院里跳这支《天鹅湖》芭蕾舞。她的家人也没办法，一直这样都好多年了。卡琳娜说，这是她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安娜笑。

这才让我想起来，当时卡琳娜为什么突然说了几个不可能。

“你能帮我约见她一次吗？”我问卡琳娜，卡琳娜又是一副惊愕的表情，你要见这个疯女人干吗？再说，她这么多年不和任何人接触。

虽有点失望，但我还是有点不大甘心。

又是一个黄昏，我有意地往那片白桦林走去，卡琳娜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还是跟了上来。安娜依旧在跳舞，我静静站在栅栏外看着。舞曲终了，安娜依旧朝我微微一笑，之后又深深鞠了一躬就往屋子里走去。情急之下，我突然用俄语加英语问了一声：你是不是去过天柱山？安娜突然停止了脚步，但依旧没有回头。

正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屋子的门突然打开了。

我们被请进了这个神秘的院子里。那个傍晚，我们在一起聊了不少，大概知道了一些安娜和中国有关的故事。

安娜毕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戏剧艺术学院，几年前到中国演出，一次来安徽天柱山旅行，不慎摔了下来，扭伤了脚，幸好被一个采药的小伙子发现，把她背回了家。小伙子叫旺福，住在天柱山下一个叫茶庄的村子。安娜在旺福家养伤的时候，旺福一家人对她精心照料，脚恢复得还算不错。每天傍晚，安娜都尝试在旺福家的院子里跳芭蕾舞《天鹅湖》，旺福每次都在不远

的地方傻呵呵地看着。但在跳32个“挥鞭转”的时候，单足立地每次都无法完成。安娜很是沮丧，担心以后再也无法跳完一支完整的《天鹅湖》了。

旺福知道了安娜的心事后，将这个情况告诉了自己的父亲。善良的父亲说，只有一种草药才能彻底治疗好安娜的脚伤，不过这种草药极少能找到，而且都生在极危险的山崖之上，他小的时候，和自己的父亲采药的时候见过一次，当时是在天柱山东麓，海拔1000多米的埋怨岭的断崖上发现的。埋怨岭这么多年一直人迹罕至，岭下生长有一大片野茶园，生长的是天柱山最好的野茶，最能代表天柱山的味道。

旺福的父亲告诉安娜，先回国，等他们找到这种草药的时候，再来治疗。

半年后的一个傍晚，安娜接到了辗转多次的一个中国来电。是旺福的父亲。电话中告诉安娜草药找到了，让她来根治脚伤。当安娜欢天喜地来到天柱山的时候，来接她的是旺福的父亲。安娜问及旺福，老人闪烁其词，说旺福去外地了。安娜多少有点失望，就默默跟着老人回家了。

草药真的是有奇效的，敷上后一段时间，安娜的脚伤基本上就痊愈了，可以一口气跳32个“挥鞭转”。老人告诉安娜可以回家了，安娜说她想等旺福回来。

终于在一个雨夜，老人挥泪告诉安娜，旺福已经不在在了，为了采这个草药，从悬崖上摔了下来，乡亲们找到他的时候，手里还牢牢抓着草药……

那一夜，安娜一个人在院子里反复地跳着《天鹅湖》。

我没有问安娜太多的故事情节，我知道那些故事全部封锁在《天鹅湖》的舞曲里。我无法体会到安娜的心绪，只有她知道，旺福用自己的生命，诠释了天柱山最质朴的大爱。

我被安娜和旺福的故事深深打动了，所以为在天柱山做的第二个民宿取名“天鹅堡”，以纪念这段跨国的大爱无疆的故事。当安娜得知天鹅堡民宿的事情后，专程从俄罗斯给我邮来一双芭蕾舞鞋，征得旺福家人的意愿，我们收藏了旺福采药的背篓和镰刀，这些珍贵的物品将会展示在天鹅堡民宿里。

当我落笔写完上面的故事，在埋怨岭的一侧，海心谷的盛夏落霞满天。天柱山上空的天，蓝得如同刚染的幕布。用碧蓝的心情读着淳朴的故事，那些美丽的乡村，美丽的姑娘，还有一簇簇野花，无一不是为了那段动人故事涂抹的底色。也只有这样底色的画布上，才能画出如此震撼的油画。

再一次站在海心谷前面那棵松树下的时候，我发现了最好的人一直都在身边，最好的温暖一直都在心里。人生因情而温暖，未来的日子，我将努力去做一个心中有爱的人，做一个真正的有情人，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